

Wh | 诗路花语

冬天的童话

■ 孙文波

这个季节很安静，鸟们都去了南方，树在沉睡，做再一次发芽的梦，那些梦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在屋里，我也非常安静，像冬眠。我没写诗。诗歌是喧闹，是在词语的野外寻找；要进入密林下到河里才能看自己找到什么。恰当的词可能是蘑菇，意外的词可能是狐狸。我是不是更希望捡蘑菇捕狐狸，风风火火，用尽心力？可现在，我不做那样的事，我把别人的书捧在手里，当炉火，让它烤得我昏昏欲睡，我的头脑比雪还白。

纪念

■ 叶美

在狭窄，不到一米的厨房通道，他们把奶奶停放在靠墙一侧的临时担架上，木板反着霉味的潮气，两块砖头叠放后分置站在四角。她穿黑罩袍，略显肥大，裁剪成二三十年代的样式，胸前一排硬结石的布扣，紧口小立领，却在边缘处露出一些鲜红的衬里。这是她生前为自己挑选的装老衣，一年夏天，我和哥哥放学回家，她瘦弱的手扶拐杖，一面喜滋滋地摸着它光滑半绸子面料。她的脸此刻紧闭，爱一直都是她的秘密，自从爷爷在朝鲜战场被飞来的子弹不幸击中。

她一生就彰显出斗鸡般的勇气，抚养四个儿女。在这幅遗像里，她的眼睛如黑色的玻璃珠，两手十指摊开，伸直了手臂一定要搭在膝盖上，不断有人进门和她告别，顺便夹着风雪，吹过她的头，窗下刚刚打好的棺材像一口巨大的马槽。

帆

■ 阿福

所有的人都上岸，唯独我留在港湾，舐舔伤口，岸上的喧嚣与灯光，没有风声浪影，而我的记忆顺着桅杆，在往下滴血。

苍茫

■ 李玉峰

陵河出海涌巨浪，鄙心似潮逐高。红尘六旬春阅尽，漫道回首暮苍茫。耶稣造地谁丈量，蔑蔑草木剩几方？人间何处是净土，陶潜难觅桃花源。

游澄迈九龙溪

■ 王家连

奔流百曲九龙溪，两岸葱茏山鸟啼。传道九龙栖宿处，龙潭千丈尚依稀。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村庄黄昏

■ 王卓森

站在城市阳台的一角，向西望去的黄昏中，火烧云之下，有一个不算太遥远的村庄，一百五十余户，一大片稻田绕着，高矮的树木守着，孔圣庙、武神庙、土地庙、族氏庙布列其中，香火不辍。村庄慢慢地空心，像一颗冬天前烂心的石榴，留下一个黑圈，旧日的气息残留不散，充盈于坍塌的石墙之间，但人已经谢世或已经迁走，房子渐渐地被时间侵占和吞噬，露出一些腐败折断的木柱子和木横梁，眼神诡异的猫儿频频缓步轻脚地出没，夜明之夜，追踪交欢，厉叫一声足以划破村庄的睡梦。这些空心之处，曾经是村人最早安身立命的地方，也自然曾经是人气最旺的地方，但如今，一天的黄昏来临之时，村人总是不愿意穿行过村庄的空心，这里太寂静，生怕会吸走他们身上的热气。每一次回村庄，我会到那里去瞧瞧，想用汉语和影像美学的方式把村庄的破败过程记录下来，但发现那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一是破败房子的后人或族人不愿意，觉得有些不喜气，还有是每一次触摸那些颓废的石头和朽木，仿佛都有一些灵魂不愿打扰。现在，村人的新房子都尽量地往村庄四周修建，一色平顶贴瓷砖装不锈钢门窗，好像是村庄一个个雷同的新童话，村人张着笑脸走进走出，话语高高低低，把惆怅丢在了村庄破旧清冷的空心里。

正是十月，傍晚时间来得比平时早一些，地平线上是村庄、山脊、树林和一条高铁的剪影，这条高铁快要修好通车了，村庄就在这条高高隆起的高铁线上，越来越远了，村庄就像一个曾经熟悉无比的发小，多年后不知道如何与他相对。有时驱车路过村庄的道口，折进村庄的心情刚泛起，一刻之后又让我止步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状，与一些朋友交换过这样的经验，他们也有所同感。村庄那头，已经不存在太多的信息闭塞，村庄里人人手中一部手机，下田种地插在腰间放歌，帮助歌星开田野演唱会，特别是凤凰传奇，他们的歌声从早晨到黄昏都

飘荡在各块庄稼地上空，耕地的黑牯都听到摇耳朵了。家里的叔叔们时不时来一个电话，告知我村庄里发生的新事，就算不回村庄，我也无法漠然村庄的当下。村庄里一座高高的水塔竖起来了，像一只巨大莲蓬静立黄昏中，自来水送到每一家院子里。五叔在手机里说，前几天县文体局长带一干人来到原村小学前敞的空地上，一下小轿车就指导他丈量土地，说年前要给村庄修建一座篮球场，还要送露天健身器材，村委会几个干部留他们吃晚饭，他们推辞一番登车就走了。村庄最让我不胜唏嘘的，就是一些宿命里的事，比如某棵小时候爬过的大树干枯倒地了，某一位小时候就记住他乱胡子的老人离世了，母亲变卖给国文的那台羊城牌缝纫机他又当旧物废品卖掉了，等等，这样的消息一一从村庄里传来时，我只有沉默一阵，我阻止不了它们的发生，就像阻止不了一缕微风过去。

那天，因为要赴堂弟的结婚酒席，黄昏时分我回村庄，正好遇上美风婆赶黑羊进村，快落到地边上的夕阳就跟在她后背，一片金色光芒照过来，像油彩刷在她两管宽大的黑裤褪上，她佝偻着走路，但依然没有什么不方便，她脚上只穿一双塑料拖鞋，脚踝骨凸出苍老，没牙的嘴巴洞空着而且始终微笑，看得出她无所谓快乐与不快乐，我记得多少年来她就这样了。全村的老人都一样，他们坐在大树下，怀里搂着一个幼童，与村庄一起老去，向年轻人口去善良的目光，比那些装有时代智慧、一回村庄就高声说见闻的人更接近天道。黑羊在美风婆前面优

雅地散走，像一群没落的贵族，这些黑羊给人一种吉祥的印象，它们的身世与之间的对话，相信美风婆是知晓的。黑羊吃饱的腹部向两边鼓成张开的弧线，互相摇摆地磨蹭碰撞，咩声从喉头里一句句飞出来，起伏起伏，混在十月乡村的风中，飘向天空，让村庄与别的地方立刻有了区别。美风婆手执着一根小木棍赶羊，身体弯得都快抵到羊群的屁股上了，见到我，仰起头来，比我还先打招呼，问我上次帮她孙子联系医院的事，这事我还没办妥，不好意思多说，只跟她聊放羊的事，担忧她如何把羊管得听话，她笑我笨，说羊比人乖，没有心思，管住头羊，羊群就不会使别的孩子了。我忘了她已经是快九十的老奶奶了，羊群没欺负她，这让我惊为奇迹。

低纬度的地理，让村庄常年受到光热的垂注，村庄里的人长得很快，但个头都不太高，一米六几居多，丝毫没有身边的木瓜树高。常常看不出一个年轻人的真实年龄，但他冷不丁就告诉你，今年要娶女人进家了，或者已经生了两口崽。未到十月，村庄里种下的水稻就熟黄了，它们站在已经排干水的田地里艰难地举着饱满的穗头，村庄人开始向着它们挥起锋利的镰刀，大片的种植地就请来联合收割机作业。黄昏之前，收割机一走过，水稻田原来平展的面目就裸露了回来，稻秆飘出谷物特有的香味，与秋天和田地的气息混杂在一起，令人无端心情愉悦。如果一个读过两本旧书的人这时正好走过村庄的田垄，那他嘴里淡出一句秋日夕佳这类的仿古雅语也是不奇怪的。

书法 韩辉定作品



■ 符力

在老家上小学的那年，弟弟六岁，我八岁，弟弟长得跟我差不多一样高，看起来还比我壮实一点。因此，爷爷那天坐在长板凳上，左手端酒杯，右手持筷子，回头笑我瘦弱，说是我“大鱼吃多了给吃伤的”。

爷爷说的那些“大鱼”，是父亲去河里抓的。

爸爸抓鱼的法子很多，有的法子很新奇，有的法子场面很大，像运动赛场，引得连队工人和过路人都在岸上驻足观看，忘了该去忙自己的事。

每次出去撒网抓鱼，爸爸总会在船上放两把鱼叉，一把杆子短叉子小，另一把恰好相反，短的那一把，杆子也有爸爸张开的双臂那么长，两把鱼叉都磨得很尖锐，网到大鱼，又担心大鱼挣脱网跑掉，爸爸就会空出一只手来抓起鱼叉刺向那条大鱼。有时候，爸爸会在夜里用手电筒照鱼，照到大鱼了，爸爸就用鱼叉去刺中它，也会用火枪射击，大鱼被沙弹射中了会沉下去，爸爸得赶紧拿鱼叉把鱼叉住；有时候，爸爸也会钓鱼，而他钓鱼的方法跟我和弟弟的完全不同。我们用竹子做鱼竿，拿缝衣针在火上烧红折弯了当鱼钩，爸爸不用鱼竿，他拿来一条很长的绞丝绳，每隔一米左右就系上一条带大鱼钩的丝线，然后，在每根大鱼钩上牢牢地扎进一团菜叶，嗯，没错，爸爸用的诱饵就是菜叶，我们用的是蚯蚓。拿锄头在橡胶园里挖出来的蚯蚓。起初，我看得满头雾水，等我跟到溪头时，才发现那可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钓鱼方法：爸爸将绞丝绳的一头绑在岸边的树桩上，其余的绞丝绳都盘在船上，他一边朝对岸划船，一边往水里下放绞丝绳，扎菜叶的鱼钩也随之入水。最后，爸爸将绞丝绳的另一头绑在对岸近水的树干上，看起来，像妈妈拉直绳子晾衣服，只是妈妈的绳子每隔半米就挂上一件衣服，爸爸的绞丝绳上系着的是很多短丝线，丝线的末端都绑着扎上菜叶的鱼钩。河水流动着，流动着，忽然，横在河面上的绞丝绳被什么用力扯了又扯，还往深处拉，水面上都拉扯出很大的水纹了。爸爸赶紧划船过去拉起绞丝

绳。哗！一条大鱼在死命挣扎，把水面翻打得水花四溅，但爸爸还是把它捉进船上。嗯，是一条草鱼，没有弟弟的手臂那么长也差不多了。爸爸从草鱼的大嘴巴里解出鱼钩，又在鱼钩上牢牢地扎进一团菜叶，然后把鱼钩放回水里。爸爸不能上岸，他得在水面上来回划船，因为隔一会儿就有鱼上钩，有时候是两三条鱼几乎同时上钩，只好这边收了一条，又马上划船过去那边把另一条给收了。那些鱼，都是贪吃又冲动的家伙，它们看到流得不太急的水中有菜叶浮动，就迅速游过去一口给吞了，哪知道菜叶里扎有铁钩呢？

有一年来了台风，大水一直漫到我家床底，院子里全是水，花生地不见了，整个橡胶林、甘蔗林好像浮在大水上一样。大水退后的一天，我和弟弟发现村里红土路两边的水沟里有鱼，便跑回家取簸箕和脸盆去那里捞鱼。我们左边捞过去，右边捞过来，把水沟捞得浑浊不堪，弄得全身都是泥水，但每一次提起簸箕都忍不住尖叫起来：哗！鲤鱼、鲫鱼、越南鱼、双鳗鱼都有，大的比我的手掌脚板宽多了。最后，我们一人一边抬着一脸盆鱼回家。哗！脸盆里全是鱼，全是活蹦乱跳的家伙，爸爸看了笑呵呵的，我一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当他把足足有弟弟脖子那么粗、手臂那么长的一条草鱼提到砧板上，我就无语了。我知道大鱼不在路边的水沟里，可是我



们还小，还不能像爸爸那样抓鱼。因此，只要爸爸去抓鱼，我就跟出去，站在河岸上一直等，一直看。

记得那天黄昏，我家和余叔叔家悄悄把四条船划进桥头前面的那片河湾里，大家分头把网格比较宽的那种网一张连着一张撒进水里，围成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圈圈，然后，在圈子里一边迅速划船来回，一边帮帮地敲打船头的板箱。他们像赛龙舟那样用力划水，大声敲打板箱，船底把河水冲出一道道沟痕，船桨连续不断地划水，水波从这边涌过去，从那边荡过来，使整个被渔网圈住的河面动荡起来，而敲打船头板箱的声音，如沸如撼，震彻河湾，回响在群山之间……宁静的河面忽然声嘶力竭，鱼儿大受惊吓，四处逃窜又逃不出渔网的包围，于是，有的纷纷扎进绞丝网里，有的在渔网附近飞身跳跃又掉进水里。从岸上看过去，船桨划动，行船穿梭，鱼儿飞跃，水花四溅，叫人眼花缭乱又心潮澎湃。

这些事，离现在已经很久，很远了。那个年代的外溪，山上的飞禽走兽，水里的鱼鳖虾蟹都很多，上山抓鸟，下河捕鱼，都很容易，怎么说都是俄不着人的。后来，有人用炸药炸鱼，有人用船载来蓄电池，把电池设备往河里一捞，大鱼小鱼全都给电晕电死没。这样，在南淡河里抓鱼就不再像我爸爸和余叔叔他们那样热闹，那样欢畅淋漓了。

热衷于反道而行的，不光是王夫之，赵万里也偏爱此道。他在作品中屡屡“笑语诉哀歌”，为灰暗的生存背景，注入几抹动人的清新和生趣，而且驾轻就熟，曲尽其妙。譬如，小说中《冀中导报》周记者展示了他的武器——“柯达”相机之后，作家以谐趣之笔写道：

园子都听糊涂了：“啥？你的武器？能放枪杀敌报仇不？”

周记者看着园子：“放啥枪？这是‘柯达’相机。”

园子有些失望，挖苦道：“像鸡，还像鸭呢；咯咯咯，鸡下蛋哪！这不方不圆的，算啥武器？”

紧接着，记者拿出来一大叠照片，从中秀姑看到了家乡毁于兵燹；园子看到了德叔惨遭屠戮；三个女儿想到了父亲被鬼子抓去，不知死活。于是，作家将国破家亡、心碎肠断的凄情惨状，渲染得酣畅淋漓。

像这样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故事细节，在这部作品中不胜枚举。而且，作品中每每将感伤与理趣、感伤与感悟、感悟与哲思融为一体。

Wh | 人在旅途

巴黎的邂逅

■ 吴毓桐

西欧的仲夏如春，我们旅行团34人初游世界花都巴黎，我却有故地重游的错觉。眼前的一切我早已在书画里熟稔：凯旋门、香榭丽大道、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凡尔赛宫、红磨坊、塞纳河风光等景点及历史典故几乎耳熟能详，一见如故，似曾相识燕归来。

相比于游人如织的名胜古迹，我更钟情于巴黎随处可见古色古香，恍若梦境的街景。并不宽敞的街道两侧是清一色十八十九世纪修建的五六层高歌特式楼房，几乎每个窗户下方都镶嵌着雕花精巧的铁栏杆，窗台上摆放着小盆鲜花，缤纷花朵连缀成古楼彩色腰带。古朴雅致之下，衣着时尚的绅士淑女三三俩俩或低声细语或行色匆匆，一派艺术与生活，浪漫与古典水乳交融，悠然自得的后现代景象。很难想象这片土地曾经风起云涌，爆发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等大事件，还有响彻寰宇的悲壮激昂的《国际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只有在游览巴黎圣母院，仰望如颤动剑般的钟楼时，眼前仿佛飘荡着雨果笔下的加西莫多幽灵和爱其梅哈尔达魅影。

巴黎三天，我如饕餮般饱尝欧罗巴历史建筑艺术绘画雕塑的盛宴，大有名不虚传，不虚此行的感慨。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一次邂逅，触动我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故土与异邦之间激荡飞扬。

那是我们到达巴黎的翌日下午，导游安排大家在巴黎最豪华的老佛爷商场自由活动购物，虽然导游经常以“把钱花光，为国争光”的口头禅蛊惑大家，但我们不是土豪并不为所动。当我与妻逛到商场二楼时，我的眼光被巨大半圆形彩色玻璃镶嵌的教堂般金碧辉煌的屋顶吸引。感叹之余，又顺着往下数商场的层数，以海南方言喃喃自语：“只有五层高嘛。”“不，总共是七层。”身旁冷不丁冒出乡音——纯正的文昌话纠正我的错误。我惊愕地转头瞧，右侧皮包前立着一个娇小玲珑的女人对着我们微笑。她身着蓝色套裙，三十岁光景，有南方人常见的瓜子脸大眼睛，肤色赤米，薄施粉黛，也许是她那令人怜悯的小巧模样吧，我蓦然联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回过神来问：“是老乡吧？”她点头，“海南文昌人？”她再点头。“文昌哪个镇的？”我查户口般地盘问。“迈弓镇。”我惊奇地嚷：“我们是会文镇的，与你的故乡相邻，老乡中的老乡啊！”我们相对而笑，世界如此小，万里之外，故乡人在眼前。我们之间的交谈就愈加随意了：“你来法国多久了？”“十多年了，已入法籍。”“你做这份工一个月收入多少？”我冒昧地问。“对不起，公司规定不能透露薪水。”她不失礼貌地回答，我“哦”一声表谦意。“不打扰你了，我们先到别处转悠吧！”妻赶忙一解尴尬。暂别老乡，我们向三楼服装区走去。

商场的装修布局与国内的大同小异，只不过服务员是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法国女郎罢了。瞎转了个把钟头我们疲惫不堪，还是和小老乡聊天提神来劲，于是踅回来。她远远看见我们脸上荡起会意的微笑。“聊一会，不影响你工作吧？”妻子客气地问。“没关系。”她轻声回答。接着的交谈直截了当：“你闯荡巴黎肯定有原因，是投靠亲戚还是留学打工？”“我的舅父在巴黎，我十多年前从海师英语系毕业后，在一所镇中学教书，当时待遇低，月收入不到千元，前途渺茫，就出来闯世界。”“很辛苦吧？”“为了融入法国社会，专门学三年法语才过语言关”。“为何不在这儿从事教育工作？”“法国不承认我们国家文凭。”“我也当过老师，如果你继续在国内当教师如今应是高级教师了。月收入可达五六千元了。”说到此她迟疑片刻，我瞥见她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无奈，“祖国变化真快！这么多的中国人能出国旅游。”她由衷感叹，忧郁神情瞬间烟消云散。

“是啊，一万元的旅游费很多人能负担得起。”她接着她的话茬又拉起家常：“你上班一直都这样站着，很累吧？”“习惯了。”“成家了吗？”“已有两个小孩。”“老公是老外还是华侨？”“当然是华侨。”“家离这里多远？”“坐一小时地铁的路程。”“多久才回一次海南老家？”“好几年才一次。”“平日如何孝敬父母？”“家里还有兄妹，我呢，平时打电话问安，逢年过节寄钱呗。”她的话触动她心灵最柔软处，双眼潮湿，凄美的神情从微笑脸庞一闪而过，我却鬼使神差地想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名作《巴黎的忧郁》。这时有顾客问价，我们挥手与她告别。她回首致意后转身接待顾客，我边走不时回首再看小老乡一眼，但她那娇小纤弱的身影已被一群顾客遮蔽。我默默祈福：但愿她的生意兴隆。在妻子“她真不容易，不容易啊！”的念叨声中，我俩依依不舍地离开商场。

归国后，我脑海里小老乡那柔弱而又坚韧的形象久久挥之不去。异国它乡，萍水相逢，再见已是奢望；她在巴黎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她的辛酸谁能知晓？她虽不至陷入“卖火柴的小女孩”饥寒交迫的境地，但出国前和出国之初，肯定也划擦许多根“火柴”，点燃希望火花：留学深造或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融入主流社会……虽然国外甚至国内大学生当售货员司空见惯，但这决不是她的理想，毕竟她当过教师，如果继续当下去或许是桃李满家乡的老师了。

一个弱女子独身闯世界，她犹如一叶孤帆：“茫茫海上，孤帆闪着白光。它在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它抛弃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大风大浪，桅杆扎扎响，它要的就是这个，它这样才安详。”也许，只有莱蒙托夫的诗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渴望探求追寻而浪迹天涯的隐秘心态。

祖国正迈向富强之路，老一辈华侨经历那个为逃避兵荒马乱而漂洋过海，如猪崽般被贩卖奴役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愿祖国日益强大，为新一代华侨华人争光，也为我们这位小老乡争气。

Wh | 书斋小语

“父亲快跑”

■ 王振德

平实，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作者特别擅长用“一……一……”的句式，以收“点睛欲飞”之效。譬如，“一波河水平一波光”，“一河莲藕一河香”，“园子不吭声，脯肚一起一伏的”，“园子越说越憋屈，眼仁儿里火苗一蹿一蹿的”，“回忆过去，父亲的眼神里，阳光一跃一跃的”。这样的句式俯拾皆是，描声摹态，各擅其长；映衬对比，各臻其妙。

作者曾经当过兵，在部队做过电影放映员，后做过电视编导，近年又投入影视剧创作。所以，从散文到小说再到电影剧本的转换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那鲜明的现场感、画面感和情境感，有时一句话就带出了万千气象、纵横意态——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价：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0分 印完：4时4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